

长白山上椴蜜甜

□赵喜语

新写实

神奇、神圣、神秘的长白山，不仅风光旖旎、气象万千，而且物产丰饶，有着“人类自然宝库”的美名。闻名遐迩的长白山椴树香蜜是长白山的“珍藏”，也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珍品。“一杯东山白蜜，胜过宫廷茗茶”。据说这是乾隆皇帝品尝长白山椴树蜜之后发出的由衷感叹。

日前，应老友养蜂专家老丁之约，我来到长白山，开始了一次甜蜜的长白山寻“蜜”之旅。

老丁告诉我，养蜂是追逐花期的过程，是一份“甜蜜”的事业。花的味道决定蜂蜜的味道，地域不同、花的种类不同，蜂蜜的味道也完全不同，这正是蜂蜜的神奇之处。

老丁介绍说，有多少种蜜源植物，就有多少种蜂蜜。南北方的蜜源植物种类繁多，蜂蜜的品种也很多。如果从蜜源品质上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椴树蜜是蜂蜜中的上品，长白山椴树蜜则是椴树蜜中的上上品。

要说长白山椴树蜜，应该说先说长白山的椴树。

长白山的椴树，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坡和西坡，是东北原始阔叶混交林中优势树种。椴树材质优良，质地细软、洁白，素有“阔叶红松”之称。以“大冠”著称的椴树是树木中的“君子”，树叶浓密，身姿伟岸，郁郁葱葱。因其叶形与菩提树的叶形相近，故而被称作“北方菩提”。

看我对长白山椴树蜜很感兴趣，老丁建议我去找一位在长白山林区放蜂采蜜多年的“老蜂人”，亲自去他的养蜂场看一看。

在老丁的陪同下，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老丁不停地给我普及有关椴树蜜的知识。椴树蜜来源于椴树，椴树是优良的蜜源树种。蜜源地的采集区需要完全的无污染，纬度、温度、湿度、海拔、光照时长、高山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都与蜂蜜的品质有着直接的关系。长白山可以说是一片净土，是沐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有着千年历史底蕴的天然无污染的宝地。这里植被茂密、林木参天，同时也生长着世界上最好的椴树。古老的原生椴树林，蕴含着顶级森林椴树蜜。

在长白山原始生态、高山冷凉气候中生长的野生椴树，花朵数量多，花蜜含量高，是长白山最重要最优质的野生蜜源植物。在特殊的山地气候环境下开放的椴树花，花期特别短，在这短暂的花期中采集的椴树蜜饱含着浓郁的椴树花的清香，此间酿造的椴树蜜品质极佳，营养价值极高。

从前，生活在山区的人们，认识到椴树的特殊价值是从蜜蜂采集椴树蜜开始的。古代称椴树为“糖树”，现代称椴树林为“绿色糖厂”，长白山区素有“国家蜜库”之美称，每年春夏都会吸引大量省内外养蜂人来这里放蜂采蜜。

每年4月中下旬，蜂农千里迢迢带着蜂群

进入长白山，直到7月下旬出山，整个放蜂采蜜的过程在90天左右。4月至6月，主要利用森林里的辅助蜜源繁殖蜂群，把蜂群壮大起来，准备迎接7月份椴树蜜的采集高潮。养蜂人像一群候鸟，春来秋去，一年又一年，风餐露宿在大山深处，伴随着日出日落，和蜜蜂一起酿造甜蜜的日子。当椴树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是养蜂人最满足的时刻。得天独厚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养蜂历史，还有积淀了千年的椴树蜜“经典”，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得以继续传承。

走过很长一段山路，来到一处山坡，眼前是很大一片椴树林。椴树长势旺盛，枝丫间挂满了一串串淡黄色的花朵，远看去，像翻腾着泛着白沫的黄色花浪。走近树下，看到花儿小巧繁密，一层叠着一层，排浪般汹涌起伏。随风摇曳着，尽情挥洒着它浓郁的花香，让空气溢满香甜……

椴树花香，独一无二，就算不站在树下，只要在你周围，也会将你浸染。记得张抗抗曾在《椴树花开》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拢一拢头发，它落在头发上；拂一拂裙角，衣服犹如被香熏过……”如果不是亲身感受，以为那只是文字，今天我确信，用“椴树花香压群芳”形容，毫不夸张。

走进椴树林，但见成群的蜜蜂在花间歌边舞，它们的脚上沾满了五颜六色花粉，在蜂巢与椴树间来来去去，一片忙碌的景象。也许，蜜蜂和椴树是默契的，它知道什么时候花开，它也知道什么时候到来。花粉被蜜蜂从这棵树带到另一棵树上，从这朵花带往另一朵花间，再被一点点搬运到蜂巢中去进行酿造……当养蜂人将金黄黏稠的液体从蜂巢中导出，那种油汪汪、晶莹剔透，以及扑面而来的香甜，任谁都无法克制对它的热爱与垂涎。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蜂儿不食人间食，玉露为花为粮。作蜜不忙采蜜忙，蜜成又带百花香。

这一首首为蜜蜂而作的诗，赞美了自然界中辛勤的精灵，它们的勤奋和奉献精神，让我肃然起敬。小小的一只蜜蜂，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酿造着生活的甜美，这怎能不让我内心充满钦佩和感动？

山脚下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一百多个蜂箱呈“品”字形摆放，边上有一个简易的帐篷，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忙碌着。

见到我和老丁走过来，男主人微笑着迎了出来，并和老丁热情握手，看得出来很熟悉。

老丁介绍，这是蜂场的主人张师傅和他的老伴，他们来自福建。老张个头不高，黑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看就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老张夫妻把我们让到帐篷里，这个帐篷是他们临时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必备的锅碗瓢盆。来时路上，老丁说养蜂人生活特别艰苦，亲眼所见，果然如此。

老张拿出一小瓶椴树蜜，舀几勺用温开水调好，盛在两只碗里，递给老丁和我。他说这里

偏僻，很少有人来，也没什么准备，只能用养蜂人特有的方式招待我们。玻璃瓶里的椴树蜜呈乳白色，质地稠密，像奶油，泛着油脂般的光泽。而溶于水之后却变得澄澈、透明，且飘逸着花的清香。喝一小口在嘴里，从舌尖到口腔，一路香气润泽，回味无穷……

交谈中，老张表示，蜜源地越好，生活的环境就会越好。为了赶花期，采到好蜜，他根本无暇顾及生活艰辛与否，能酿出真正好的花蜜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这就是养蜂人的职业操守和坚定信念吧。

“每到取蜜的时候就会很忙很累，我就要到山下找人来帮工，不然，蜂巢中的蜂蜜导不出来，就会影响蜂蜜的产量。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我始终采用最原始的摇蜜机取蜜的方式，取蜜的过程费时更费力。首先，要将蜂箱里的蜂巢一片片拿出来，用刷子轻轻赶走上面的蜜蜂，然后用蜡刀刮去蜂巢上面被蜜蜂覆盖的一层蜂蜡，露出里面被封存的蜂蜜，并安放在摇蜜机筒里，再利用离心力甩出蜂巢里的蜂蜜，最后把取出来的蜂蜜进行过滤，去掉杂质，就得到了纯天然成品蜂蜜原浆。这样获取的蜂蜜不经过任何后续加工处理，也能保持蜂蜜里含有的天然活性物质不受破坏。这个过程很辛苦，但也乐在其中。”老张乐呵呵地说。

当我问到如何区别真假椴树蜜的时候，仿佛再一次触到了老张的语言开关，他像一个专业讲师，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

长白山椴树蜜为透明的浅黄色液体，黏稠细腻，有油脂的光泽。容易结晶，结晶后呈细腻洁白的油脂状，这是蜂蜜的自然现象，对质量无任何影响，食用时可用温开水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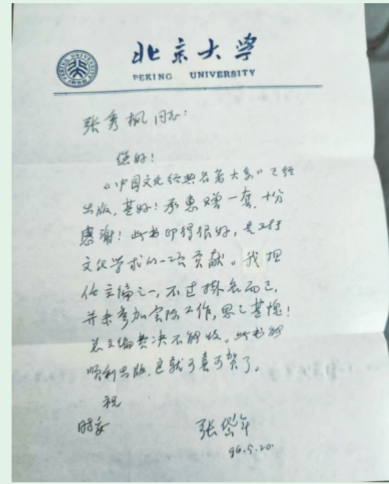
长白山椴树蜜的真假鉴别也不难，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一是外观，浅琥珀色(为国家鉴定原色)，如果颜色发深有可能掺进糊胶。二是品尝，真椴树蜜口感略黏稠，如同喝茅台或普洱，一扬头就进肚，细品味清香，而且余味悠长；假椴树蜜口感如水，甜味短而淡薄，一会儿工夫甜味散尽，其实就是糖水味的味道。三是椴树蜜也叫雪蜜，所以很爱结晶。在容器上方结晶，洁白如雪的是真椴蜜。如果在底部形成沉淀，或有可能是假蜜。这时候需要取出沉淀物，用手捻一捻，细腻的是真蜜。如果感觉粗糙同时硬硬的，大半是糖的结晶。当然，判断一款蜂蜜的标准，除了从口感和触感判断是否纯正之外，还要看它的原产地是否天然无污染，环境条件是否达标，这也绝不疏忽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守着“老蜂人”，长知识，也长见识。我十分庆幸，这次的寻“蜜”之旅，遇到了老张，确实不虚此行。

透过椴树林，我极目眺望，远处正有农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他们正在用劳动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和养蜂人老张以及勤奋工作的蜜蜂一样，也在酿蜜——为自己，为他人，也为子孙后代。

恍惚间，仿佛自己也变成了长白山椴树林中一只忙碌的小蜜蜂……

独家记忆



1994年初春，我应约为北京一家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十部计五百多万字的大型丛书“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丛书旨在梳理、总结、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多次论证，决定延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作为“大系”的总主编。

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张岱年先生慨允了我们的请求。

张岱年先生出身名门，我国现代著名学者。24岁时，张岱年已在清华大学执教中国哲学大纲，28岁因出版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而名动江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可谓学术大师、学界翘楚，名满天下。

当我与出版社的编辑从安定

中关村

48—103

□张秀枫

门乘坐黄色“面的”到达北京大学时，黄昏已经降临。我们按照张岱年先生电话中告知的地址，找到了中关村48号楼，走进了103室。这是一个小厅加三间卧室的旧房子。在小厅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头发斑白、举止儒雅的老人，于是上前握手。那位先生热情地请我们坐下后说，您二位是张岱年先生吧，我是他儿子。我父亲出去了，半小时左右会回来，您二位等一下可以吗？

张岱年先生的公子是北大物理系教授。这个使用面积仅有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张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屋子里全是旧家具，多数家具上还钉有北京大学编号多少多少的小铁牌。小厅里到处都是中外文图书和杂志，走路时需十分小心。

等候中，我参观靠墙的书架。先生著作等身，特别是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却没有找到先生自己的著作。玻璃柜门上，夹着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幅“中国孔子学会年会”的合影照，张岱年先生云淡风轻。

先生宠辱不惊、人淡如菊的胸襟和品性，令我唏嘘感叹，心生波澜。不知什么时候，先生回来了，脚步轻得如一缕月光。先生中等偏高身材，清瘦的脸庞，白发下的双眼皮像雪山下面的湖水，清幽而平静，深邃而辽阔。我和关力各自呈上了名片，他双手接过后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

就在这间小厅里，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

之后，我把“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各卷本主编撰写的导论和选题寄给了张岱年先生。半个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中号白色信封里塞得满满的，落款是圆润流畅的行书钢笔字“北京大学中关村48—103张岱年寄”。其后多次鱼雁往返，毫无二致。

这位“通古今之变、汇百代之流、融中西之长的”一代宗师，在繁忙的教研和社会活动之余，认真负责地阅读了各卷本的导论和选题，提出了真知灼见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忠经》不能与《孝经》并列”，在《潜夫论》后指出，“加《昌言》(选篇)”，在《复性书》后

指出，“加《通书》(周敦颐，全文)”，在《中国神秘文化》卷中，他严肃地指出，“相书奇门不宜选”“《易林》应置于‘儒家’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时年已届耄耋高龄的先生，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孤灯之下思考执笔，我等思之，不胜惶悚。

“大系”需要一篇“总序”，按照先生的嘱托和指导，我以《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写了一个初稿，先生读后回复，“序写得不错，可用，我略加删改，今寄还，请再斟酌决定。序文可由两人署名，比较好些”。以我的浅学薄识，怎敢与大师并列？我亦深知，人家尊重我、鼓励我，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人家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在先生的坚持中，我只能尊尊难推地以笔名石翔泰列其后。先生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令我刻骨铭心。

季羡林先生说，“独对先生(指张岱年)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凛然一身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惟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诚哉，斯言。

后来，因诸多原因，“大系”另寻东北一家高校出版社。先生十分体谅，他说，“现在出版学术著作很难，能够出书就已经不错了。”先生的宽容博厚及对弘扬传统文化的矢志不移，令人动容。

“大系”出版后，我将样书奉寄时，请先示明如何将稿费寄他。很快，发自“北京大学中关村48—103张岱年寄”的信便到了。全文如下：

张秀枫同志：

您好！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已经出版，甚好！承惠赠一套，十分感谢！此书印得很好，对于文化学术的一项贡献。我担任主编之一，不过挂名而已，并未参加实际工作，思之甚愧！总主编费决不能收。此书能顺利出版，这就可喜可贺了。

祝

时安！张岱年 96.5.20

反复阅读后发现，先生信中有个字，可能是写错了，他没有随手划掉，而是剪了一张小纸重新写好，然后工工整整地贴上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彰显了先生一丝不苟、力求完美的风范，这种“先前的风气”，令我心佩神往。

关于总主编费，我曾诸出版过先生著作的出版机构，他们都讲，张岱年先生一向把金钱看得很淡，不但从不像个别作者甚至某些大腕那样讨价还价，而且一再说明他只要最低标准的稿费，有时还提出“不要稿费”，正如这一次的“决不能收”总主编费。像先生这样理直气和、义正辞严地拒绝金钱，令我想起了千岩万壑中的金子或高山上的雪莲。

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先生的为学为人，何尝不是这八个大字的具象和化身呢？先生的那封短柬，虽历经二三十年的沧桑变化，却没有被岁月所风化，其道德的重量和价值的关怀，成为我的精神财富，珍藏至今。

夜阑人静，思之邈邈。我独坐斗室，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天不言高而自高，地不言厚而自厚。



责任编辑：王小微

乡音·乡情

老东北记忆(组诗)

□王长元

放亮子

松木杆子插进了激流
柳条篱笆围住了“篱口”
倒剜刺儿园子放坝下
捕鱼人用“鱼亮子”把梦幻寻求

花翅膀蚊子飞来了
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
绿头“瞎眼儿蛆”扑来了
一口叮上就能刺穿冒血的皮肉
捕鱼人披星戴月看亮子哟
全家人日子都沉甸甸在河水里头

四月的夜风小刀子一样坚硬
五月的流水冰碴子一样扎着骨头

弯钩犁

老榆木 树干弯弯曲曲包裹了一层比钢铁还坚硬的树皮
二木匠 叮叮当当凿起来安上铁铤便诞生了 一张土豁豁木犁

犁把手 比石头还粗糙
犁骨架 却带着硬硬撇撇脾气
犁铤子 深深犁进田垄
扶犁人 用冒热气儿的土渣一丝丝打探春天的消息

一根根垄台 多像生命肋骨
一条条垄沟 宛如命运沟渠
黑土地 土地上演绎着生命传奇

密密麻麻的纹路呵 连着 庄户人褶皱皱的面皮

男人拉犁 脊背曲成了弯弓
女人拉犁 长发轻抚着大地
孩子拉犁 肩膀勒出血痕
老人拉犁 麻绳子一扣一扣杀进肉里
犁尖 一笔一画书写着艰辛哟
汗珠子摔成八瓣儿
每一瓣儿 都闪烁关东人对土地的情意

河套上犁地 种下鼓溜溜黄豆
山坡上犁地 种下黄灿灿玉米
睡梦中犁地 种下的何止是梦幻
还有农民 一辈辈对土坷垃的痴迷

责任编辑：王小微